

开

明

第二辑

周

作

人

散

文
钞

周作人著



开明出版社

库

文

周作人 著

周作人散文钞

开明文库 第二辑

(京)新登字104号

开明文库(第二辑)

周作人散文钞

周作人 著

•

开明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八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70千字插页2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077-710-3/I·73 定价: 3.40 元

章 序

这部选本用意在给中学生一个榜样，让他们明白怎样才能将文章写得好。周岂明先生散文的美妙是有目共赏的；他那枝笔宛转曲折，什么意思都能达出，而又一点儿不啰嗦不呆板，字字句句恰到好处。最难得的是他那种俊逸的情趣，那却不是人人可学的。

作文有两难：一是写什么，一是怎么写。有些人看得世界太平静了，一切都好好的，没有什么可写；有些人看世界是囫圇的一个，不知从哪儿写起。这些人 都不会看，不会想。会看的能从一粒沙里看世界，也能从世界里看一粒沙。后一种并不比前一种容易；不但一粒沙太小不好找，这粒沙和那粒沙的分别没有好眼力决看不出。周先生能从平凡的小事物里寻出新意义，他的看法不平凡。

散文与诗不同：诗像星光，不妨疏疏朗朗闪闪烁烁，散文像活水，要娓娓的流下去。委曲周详只有散文才行，但忌“说尽”；“说尽”便是一湾死水了。周先生的文字正像那

活泼的“小河”，那还没有“筑堰”的时候的“小河”，流转如意，一点不费力。艺术的创作有的艰难劳苦，有的行无所事。我们的批评家在理论上向来赞美“天衣无缝”，对于所谓“针线迹”是不大喜欢的。从事实上看，这也许不免是一种偏见。可是就散文而论，这样说却没错儿，因为散文既像流水，总以通畅为是；若节节淤积起来，叫看的人跟着暗中用力，那未免太扫兴了。

这部选本既以文字为主，选时自然着眼在这一点上。目录也许与一般人心中所拟的大不一样，但敢说这是用过一番心的。周先生的散文几乎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气分，真是“暗中摸索”也辨别得出；他的思想，他的为人，念了这部选本也就知道大概了。最重要的是对于礼教的攻击，还有他的文艺的意见以及哲理诗情，这儿都有了。徐志摩先生说过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文章一样。

一九三三年九月，章锡琛

废名序

开明书店将出版一册《周作人散文钞》，从最初的《自己的园地》到最近的《看云集》七个散文集里面选出三十篇文章，我乐于来写一篇序，是想借这个机会以一个读者的资格说一说一向读了岂明先生的文章所怀的一点意见与感想。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新青年》时期，即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新文学运动，而这个新文学运动又即是白话文学运动，因为其主要的目的是以白话打倒文言，胡适之先生是揭竿而起的第一功臣，于是有一些人响应，岂明先生是其一，而对于新文学内容上岂明先生却又多有所填实，这是当然的，因为岂明先生于1909年已在日本刊行《域外小说集》，与近代的欧洲文学已有所接触，一到中国的新文学成了运动，这一个潜伏着的力量自然有了效用，因此我尝想，《域外小说集》是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面，岂明先生说 he 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我原来乃是道德家，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同时非意识的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这是实在的，而且也是当然的，既然有了新文化运动，就必然对于礼教兴起攻击之师，这就好比一个冒险的快乐，因为礼教正是艺术与科学所不相容的东西，而它又正是旧社会的全体，攻击者什么也无所有，而在这个无所有之中却正是浴着科学之光，呼吸艺术的空气，同时也就成为名教的罪人，是整个社会之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波加屈，法兰西的拉勃来，便是这一派的大师。在中国，礼教的历史最久，反抗礼教的人却最少，当时除岂明先生而外，只有鲁迅先生也常常表示他的一种反抗的呼声。岂明先生在《抱犊谷通信》一文里最见他的特色，于明澈的思想之中流通着一个慈祥的空气。

岂明先生一向对于历史的态度，我在最近的三数年来每一想起不觉惻然有动乎中。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的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他仿佛总是就过去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向，历史上有过的事情将来也还会有，人的老脾气总是没有法子改过来。这个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好像是一个打击。在“五四”以后中国的社会运动发轫的时候，我正是一个青年，时常有许多近乎激烈的思想，仿佛新时代就在我们的眼前，那时同岂明先生见面谈话的材料差不多总是关乎实际问题的

居多，我的有些意见他是赞同的，有些意见他则每每唯唯，似乎他不能与我同意，但也不打破我的理想。事实终于是事实，我随着中国的革命而长了若干年岁，这里头给了我不少的观察与参照，有一天我忽然省悟岂明先生信任历史的态度，从此我自己关乎中国的事情好像能够有所知道。有人或者要问，“那么你们岂不抱的是个悲观态度？”这句话却不是这么说。这个态度或者也就是中国圣人所谓“知命”罢，不能说悲观，亦不能说乐观。然而我个人不想在这里发表意见，我只是想指出岂明先生一向所取的一个历史态度是科学态度，一切都是事实。

我回到“新文化”这三个字来说。说实话，我总觉得新文化在中国未曾成立过。新文化应该是什么？我想那应该就是一个科学态度，也就是一个反八股态度。统观中国，无论那一家派，骨子里头还正是一套八股。当初大家做新诗，原是要打倒旧诗的束缚，而现在却投到西洋的束缚里去，美其名曰新诗的规律。张竞生提倡爱情定则，而不久张竞生乃是道学家的变本加厉。我不以为他昨是而今非，昨日也未必是，今日也未必非，本来只是一副八股的精神，所以经不住事实的试验，终于要现出原形相。不说别的，至今中国何曾有一个研究学问的空气？仍然脱不了一个“士”的传统，“学优”就“则仕”了，至少是要谈政治。整理国故算是一个可以夸口的成绩了，然而在我看依然同昔日书院门生是一鼻孔出气，所以他们可以不攻外国文，可以不同异方的材料比较，其成绩之佳者只不过为清代学者做尾

声而已。我们何曾有新的历史学问？我们的文字学何曾能够解决汉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尝想，汉字既然有它的历史，它形成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尤其是诗的文学，）能够没有一个必然性在这里头？它的独特的性质到底在哪里？如果有人从文字音韵上给我们归纳出一个定则来，则至少可以解决今日的新诗的问题。然而中国研究文字学的人，不去认过去的事实，却远远的望到将来去，把气力用于一个汉字拼音问题，我恐怕这也免不掉瞎子挂匾之讥，不说也是一种八股，因为它也是一种“主义”，八股便是主义的行家。所以我以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新文化在中国未曾成立。岂明先生我想他是深有感于此，他再三说“我不是学者，”他说他是“打杂”，在这里便令我佩服他的“知”的态度，也就是科学态度；我又不禁想起达巷党人批评孔丘的话来：“博学而无所成名”，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义。岂明先生是新文学运动者之一，但那时的新文学运动是一个浪漫的运动，这是当然的，大凡一个运动的开始恐怕都逃不了一个浪漫性，我们不可抹杀首倡者的功劳，然而运动开始以后，就得有人渐渐的认识事实，那这个运动才可以真正的得到一个“意识”，从而奠定它的基础，不致无源之水其竭可待，岂明先生到了今日认定民国的文学革命是一个文艺复兴，即是四百年前公安派新文学运动的复兴，我以为这是事实，本来在文学发达的途程上复兴就是一种革命。有人或者要问，新文学运动明明是受了欧洲文学的鼓动，何以说是明朝新文学运动的复兴呢？我可以拿一个比喻来回答，在某

一地势之下才有某一条河流，而这河流可以在某种障碍之下成为伏流，而又可以因开浚而兴再流之势，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好比一条河，它必然的随时流成一种样子，随时可以受到障碍，八股算得它的障碍，虽然这个障碍也正与汉文有其因果，西方思想给了我们拨去障碍之功，我们只受了他的一个“烟土披里纯”，若我们要找来源还得从这一条河流本身上去找，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正好上承公安派的新文学运动，由他们的文体再一变化自然的要走到我们今日的“国语的文学”，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自己就不意识着，它也必然的渐渐在那里形成，至于公安派人物当时鼓吹文学运动的思想与言论是怎样的与我们今日的新文学运动者完全一致，在这里我还可以不提，我只是就文学变化上一个必然性来说。我还补说一句，中国的近代文学必然的是在散文方面发达，诗则因发达之极致而走入穷途，因了散文的发达，必然的扩充到口语。胡适之先生也曾说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适之先生的含义与我们今日所说的不同，适之先生似乎是把一个一个的时代截断了看，我们则认为是一整个的发达路程，各时代文学的不同有一个必然的变化在里头，古与今相生长而不相及，所以适之先生说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是活文学，而我们以为如是死文学则当生之日它已经是死的，白话文学只是文言文学的一个“穷则变”，而它自然的要与文言文学相承。有了这一个认识，我们今日的新文学运动才得了客观的意义，而它也自然的是“有诗为证”，从而承

上启下，成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了。我再就新诗来说，岂明先生当初是做过新诗的，后来他乃说“诗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正是他知道，他知道原来的新诗运动的意义之不合事实。胡适之先生最初白话诗的提倡，实在是一个白话的提倡，与“诗”之一字可以说无关，所以适之先生白话诗的尝试做了他的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适之先生说中国的诗向来就是朝着白话方面走的，仿佛今日的这个白话诗是中国的诗的文学一个理想的标准。直到现在，一般做新诗的人都还是陷于一个混乱的意识之中，以为一定要做新诗，而新诗到底不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大家纳闷而已。我个人承认中国的诗的文学(除了新诗)是中国文学发达上一个最光明的产物，充分的发展了中国文字之长，各时代各有其特色，我们今日的新诗如果可以成立，它也只是中国诗的一种，是一种体裁，而我们做新诗的人最好是能够懂得旧诗的变迁，以及汉字对于中国诗的一个必然性，庶几我们也可有我们的成就，不至于牛头不对马嘴。此话说来不简单，今日我只是想指出我们对于新文学运动应该到了一个客观的认识时期而已。再想就二三年来所谓普罗文学运动说几句，不过这当然不能与以前的新文学运动并在一条线上去理会，我只是顺便提起罢了。这与文体问题毫未发生关系。方中国的普罗文学运动闹得像煞有介事的时候，一般人都仿佛一个新的东西来了，仓皇失措，岂明先生却承认它是载道派，中国的载道派却向来是表现着十足的八股精神。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鲁迅

先生与岂明先生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以为也正就在一个历史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他的明智，但还是感情的成分多，有时还流于意气，好比他曾极端的痛恨“东方文明”，甚至于叫人不要读中国书，即此一点已不免是中国人的脾气，他未曾整个的去观察文明，他对于西方的希腊似鲜有所得，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也缺少理解，其与提倡东方文化者固同为理想派。岂明先生讲欧洲文明必溯到希腊去，对于希伯来，日本，印度，中国的儒家与老庄，都能以艺术的态度去理解它，其融汇贯通之处见于文章，明智的读者谅必多所会心。鲁迅先生因为感情的成分多，所以在攻击礼教方面写了《狂人日记》，近于诗人的抒情；岂明先生的提倡净观，结果自然的归入于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而沉默。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却好像与群众为一伙。我有一位朋友曾经说道，“鲁迅他本来是一个cynic，结果何以归入多数党呢？”这句戏言，却很耐人寻思。这个原因我以为就是感情最能障蔽真理。而诚实又唯有知识。

我想我上面的话说得很是平常，倒是一向所想说的几句平常话，尚希岂明先生同大家的指教。

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废名

目 录

章 序.....	1
废名序.....	1
碰 伤.....	1
胜 业.....	4
自己的园地.....	6
地方与文艺.....	9
雨天的书序.....	13
北京的茶食.....	14
葛理斯的话.....	16
教训之无用.....	20
沉 默.....	22
苦 雨.....	25
苍 蝇.....	29
死之默想.....	33
上下身.....	37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40
乌篷船	43
死 法	46
两个鬼	51
论做鸡蛋糕	54
要 货	59
《陶庵梦忆》序	63
王与术士	67
象牙与羊脚骨	71
荣光之手	73
哑巴礼赞	81
伟大的捕风	85
水里的东西	89
希腊的古歌	94
草木虫鱼小引	97
《枣》和《桥》的序	101
《莫须有先生传》序	104

碰 伤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利害的是见毒，看见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鹭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更利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够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

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①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古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是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的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帐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②，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

① 民国十年六月北京八校教职员因索薪被军警在新华门外殴伤，马叙伦、沈士远等均入医院，政府下令切责，谓教员系自碰伤。——原注

② 江宽轮船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所乘军舰撞沉，死者甚多，上海开追悼会，有挽联云云，见当时报上。——原注

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①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一九二一六月，在西山

^①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国人民至冬宫请愿，被杀伤多人，称流血之星期日，以后革命运动遂益激烈。——原注